

为阻止幽灵继续盗取灵魂，他们必须孤军深入“恶魔领地”……

怪屋女孩

灵魂博物馆

MISS PEREGRINE'S HOME FOR
PECULIAR CHILDREN: LIBRARY OF SOULS

[美] 兰萨姆·里格斯 | 著 姚笏笏 | 译
Ransom Riggs



天地出版社



怪屋女孩

灵魂博物馆

MISS PEREGRINE'S HOME FOR
PECULIAR CHILDREN: LIBRARY OF SOULS

[美] 兰萨姆·里格斯 著 姚萋萋 译
Ransom Riggs

天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怪屋女孩. 3, 灵魂博物馆 / (美) 兰萨姆·里格斯著;
姚菁菁译. —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7.1
ISBN 978-7-5455-2430-7

I. ①怪… II. ①兰… ②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8657 号

Copyright©2015 by Ransom Riggs
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Quirk Books, Philadelphia, Pennsylvania,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21-2015-205-206

怪屋女孩3: 灵魂博物馆

作者 [美] 兰萨姆·里格斯
译者 姚菁菁
责任编辑 李晓娟 陈文龙
版权编辑 郭淼
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 145mm×210mm 1/32
印 张 15.75
字 数 336千字
定 价 42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2430-7
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———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———



云之彼端，
海之深邃，
时之暗隙，
前路渺渺，
一一亲历。

——爱德华·摩根·福斯特



异能生灵术语表



异能生灵

神秘物种，形态可为人，可为动物，拥有不同寻常的特征，是天赋，也是诅咒。他们古时候受到尊崇，近现代饱经排挤和迫害。是生活在黑暗中的放逐者。



时光圈

限定区域内，一直重复同一天的生活。由伊姆布莱恩创造和管理，以保护异能儿童免受伤害。时光圈能无限延缓衰老，但里面的居民并非青春永驻，他们漏掉的每一滴时光，都是暗自累积的债务，偿还方式十分残酷：一旦在时光圈外逗留太久，就会迅速老去。



伊姆布莱恩

异能生灵大家庭中的女家长，可变形，能在鸟类和人类的形态间自由变换，擅长操控时间，负责保护异能儿童。在古老的异能人语言中，“ymbryne”（读作imm-brinn）一词意为“革命”或“轮回”。



“空心鬼”

以前是异能生灵，后变成怪物，以异能生灵的灵魂为狩猎目标。它们形容枯槁、死气沉沉，但下颌肌肉发达，内含触手状的舌头，威力巨大无比。它们基本处于隐身状态，极其危险，只有少数几个异能人能识其真身，雅各布·波特曼是目前所知唯一在世的能辨认出它们的异能人（他已故的祖父也曾是其中之一）。“空心鬼”无法进入时光圈，因而时光圈得以成为异能生灵的理想家园，但最近变故横生，“空心鬼”的能力更强大。



幽灵

“空心鬼”吞噬掉足够多的异能生灵后，就会成为幽灵，他们不再隐身，而是混迹于平常人中，但也不是天衣无缝：他们的眼睛没有瞳孔，眼珠一片惨白。幽灵精明聪颖，工于心计，擅长伪装，他们花费数年时间融入平常人和异能生灵的世界。他们的角色形形色色：杂货店老板、巴士司机、心理医生，等等。一直以来，异能生灵都被笼罩在谋杀、绑架和恐慌的阴影下，还得时刻提防听命于幽灵的怪物杀手——“空心鬼”。幽灵的最终目的就是对所有异能人展开报复，并控制他们。



Chapter 1

LIBRARY
OF SOULS

那头怪物距离我们仅一步之遥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们的喉咙，干枯的脑子里充斥着杀人的狂喜，空气中弥漫着它那赤裸裸的欲望。“空心鬼”本能地被异能生灵的灵魂而吸引，我们就像摆在它面前的自助大餐：矮小的阿迪森勇敢而坚定地站在我身边，保持着十二万分的警惕；艾玛靠在我身上寻求支撑，她还没从撞击的眩晕中缓过神，连一丝火苗也造不出来；我们的背紧贴着残破的公用电话亭。时光圈外的地铁站看上去就像刚经历了一起夜总会爆炸案。蒸汽从破裂的管道呼啸而出，透过鬼魅般的窗帘弥漫开来。显示屏的残骸在天花板上垂吊着，轻轻摆动。地上满是碎玻璃，一直延伸到铁轨，倒映着红色应急灯歇斯底里的闪烁，就像一个巨大的迪斯科球。我们被困住了，一边是坚硬的墙壁，一边是碎玻璃，几步开外还有一只虎视眈眈的怪物。它现在只剩下撕碎我们的本能，但它并未继续前进。它像被钉在了地板上，左右摇晃，像个醉汉，又像个梦游者。死神的狞笑戛然而止，我将它那堆蛇一样的舌头催眠了。对，是我做的。我是雅各布·波特曼，一个来自佛罗里达无名之地的无名小辈。这怪物现在不能杀我们了——这种恐惧是所有睡梦中的孩子在黑暗中遭遇噩梦时的恐惧之和——因为我对它下达了命令。我毫不含糊地告诉它松开缠在我脖子上的舌头。后退，我说道，站好。这是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，我从不知道人类能发出这样的声音。然而，奇迹出现了，虽然它眼里仍有不甘，但身体乖乖地听从了我的指令。不知何故，我驯服了噩梦，向它施加了魔法。但从睡梦中醒来，魔法就会逐渐消失，尤其还是无意中施加的魔法。在它平静的外表下，我能感觉到它胸口的空洞中沸腾的愤怒。

阿迪森用鼻子轻轻碰了碰我的小腿：“幽灵在来的路上了，这怪物能放过我们吗？”

“你再和它说说话，”艾玛说道，她的声音虚弱而含糊，“让它滚开。”

我思索着字句，但它们似乎都害羞地躲起来了：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“一分钟前你还说过，”阿迪森说，“你听上去就像被魔鬼附了身。”

一分钟前，我还不知道自己能做到，那些话就在我的舌尖，只等一吐为快。现在要我将它们一一回忆起来，这无异于徒手抓鱼。每次刚刚有点感觉，它就灵巧地逃走了。

走开！我吼道。

蹦出来的是英语单词，“空心鬼”没有反应。我挺直腰背，直视它那漆黑无神的眼睛，又试了一次。

“滚出去！离我们远点儿！”

还是英语。空心鬼歪歪脑袋，像个好奇宝宝，但除此之外，它依然静若雕塑。

“它走了吗？”阿迪森问道。

其他人不敢确定，因为只有我能看到“空心鬼”。“它还在，”我回答，“我不知道哪里出错了。”

我觉得灰心丧气、愚蠢至极。难道我的天赋这么快就消失了吗？

“没关系的，”艾玛说，“‘空心鬼’根本就不可理喻。”她伸出手，试着点燃火焰，但没有成功。这次尝试似乎耗尽了她的最后一点

力气，我把她的腰抱得更紧，以免她摔倒。

“省省力气吧，火柴女孩，”阿迪森说，“我敢说我们还有用火的时候。”

“如果有必要，我就用冰冷的手和它战斗，”艾玛说，“最重要的是，要在一切无可挽回之前找到我们的同伴。”

我们的同伴。我还能看到他们，他们的残影随着铁轨的远去越发模糊不清：贺瑞斯的漂亮衣服凌乱不堪；布朗温的神力敌不过幽灵手中的枪；伊诺克在爆炸中晕倒；休利用混乱帮奥莉弗脱下沉重的鞋子，让她飘走；奥莉弗眼看就要逃出，但被抓住脚跟，一把被拉了下来。所有孩子都在惊恐地哭泣，他们在枪口的威胁下，被踏上了火车，离开了。我们九死一生才找到的伊姆布莱恩，与孩子们一起，飞速穿过伦敦的狭道，朝着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疾驰而去。已经太迟了，我想。在科尔的士兵猛攻雷恩女士于冰雪中的藏身之处时，就已经太迟了。在那个夜晚，当我们错把佩里格林女士的弟弟当成我们亲爱的伊姆布莱恩时，就已经太迟了。但我对天起誓，我们将不计一切代价，找到我们的朋友和伊姆布莱恩，哪怕最终只能找到尸体，哪怕要为此付出生命。

现在的情形是：忽明忽灭的灯光下，通过某个地方就能逃到街上。沿着远处的墙壁走上一大段路，有门、楼梯间和自动扶梯。但关键是，该怎么过去呢？

滚开！我朝“空心鬼”吼道，这是最后一次尝试语言沟通。

当然，还是英语。“空心鬼”像奶牛一样，从嗓子里发出咕啾声，但并未动弹。没有用，那奇怪的语言离我而去了。

“B方案。”我说，“它不听我的，我们只能绕过它，希望它能保持不动。”

“从哪儿绕过它？”艾玛问道。

为了与“空心鬼”保持安全距离，我们得硬着头皮从满地的碎玻璃中穿过，但碎片可能会割伤艾玛光裸的小腿和阿迪森的爪子。我考虑了一下备选方案：我可以抱着狗，但艾玛就被落下了。或者我可以找一块像剑一样的碎玻璃，将它插进“空心鬼”的眼睛——我用过这一招，十分管用——但我没有把握将它一击毙命，一旦失败，它必然会从催眠中惊醒，反过来杀了我们。唯一可行的办法是，从“空心鬼”和墙壁间的狭缝中穿过，那里没有碎玻璃。但那条缝隙相当窄，宽度大约是2.5厘米到4厘米。即使我们的背紧贴墙壁，也有一种强烈的挤压感。我担心如果靠“空心鬼”太近，或者更糟的是不小心碰到它，会将它从脆弱的催眠中解放出来，导致它脱离控制。如果有双翅膀就能从它头顶上飞过，可惜我们没有，所以这似乎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

“你能稍微走动一下吗？”我问艾玛，“可以慢慢地走走吗？”

她直起膝盖，放松了抓住我腰间的力量，试了试腿部的承重力：“慢点走应该没关系。”

“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：轻轻地从‘空心鬼’身边走过，当然还是要紧贴着墙，然后穿过那条缝隙。空间不大，但如果我们小心一点的话……”

阿迪森理解了我的意思，往公用电话亭里缩了缩：“你认为我们应该靠它这么近吗？”

“也不一定。”

“如果它醒了怎么办？我们刚好在……”

“不会的，”我故作自信地说，“只要没有突然的举动；还有，无论如何不要触碰它。”

“你现在是我们的眼睛，”阿迪森说，“愿鸟儿保佑我们。”

我从地板上拣了一块长长的玻璃碎片，藏到口袋里。我们悄无声息地走了两步，来到墙边，把背紧贴在冰冷的瓷砖上，开始慢慢向“空心鬼”的方向移动。它的眼睛跟着我们转动，视线牢牢锁定在我身上。小心翼翼地向旁边迈出几步后，“空心鬼”的恶臭扑面而来，那味道恶心得一塌糊涂，我不禁湿了眼眶，阿迪森不住地咳嗽，艾玛用手捂住了鼻子。

“再走几步就到了。”我故作镇静地说，但尖细的声音出卖了我的情绪。我从口袋里掏出玻璃碎片，将其尖端朝外，紧握在手里，然后一步一步地继续挪动。“空心鬼”现在近在咫尺，我只要一伸胳膊，就能碰到它。我听得到它胸腔里的心跳声，我们每走一步，它的心跳便快上一分。它在和我进行拉锯战，每根神经都叫嚣着，要从我笨拙的手中夺取控制权。不许动，我虚张声势地说，嘴里蹦出的依然是英语单词，*你是我的，服从我的命令，不许动。*

我吸着气，挺直身体，尽量让每一块脊椎骨都紧贴墙壁，然后像螃蟹一样，横着向墙壁和“空心鬼”之间的狭隙进发。

别动，不要动。

一步，慢慢来，又一步。我屏息凝神，而“空心鬼”的呼吸愈发急促，它微微喘着，吐息湿润，鼻孔里喷出恶浊的黑雾。吞食我

们的欲望让它饱受煎熬，逃跑的欲望也同样折磨着我，但我选择了忽视。否则，事情将演变成动态的追捕，而非静态的控制。

别动，不要动。

又走了几步，又过了几米，我们马上就要经过它身边，它的肩膀几乎抵上了我的胸膛。

别……

然后它动了。它迅速转过头和身体，与我面对面。

我浑身僵硬。“别动！”我大声说，这次是说给两个同伴听的。阿迪森把头埋进爪间，艾玛不敢动弹，她的手像老虎钳一样死死抓着我。我强迫自己冷静面对接下来的事——它的舌头和牙，还有死亡的终结。

回去，回去，快回去。

英语，英语，还是英语。

数秒钟过去了，令人吃惊的是，我们没有被杀。从它胸膛的起伏来看，它似乎再次石化了。

经过这次惊吓，我只得沿着墙，以毫米为单位挪动。“空心鬼”稍稍转动脑袋，目光始终追随着我——它就像锁定了目标的指南针，完美回应着我的动作——但它没有扑上来，没有张开血盆大口。如果我那莫名其妙的魔法失去效力，我们就会变成盘中餐。

“空心鬼”只是静静地注视着我，等待着我不知该如何给予的指令。“虚惊一场。”我说道，艾玛重重地呼出一口气。

我们慢慢从缝隙中挪出，终于不用再维持壁虎的姿势，我架起艾玛，全力逃离这里。跑出一段距离后，我回头看了看，“空心鬼”

已完全转身，正幽幽地看着我。

别动，我用英语喃喃地说，很好。

——

穿过一片蒸汽后，自动扶梯跃入眼帘，现在没有电，它就只是一道楼梯。日光在它周围洒下一层淡淡的光晕，令人心驰神往，它是来自现实世界的使者，那个活生生的、时间正常流淌的世界。那个世界里，有我的父母，他们就在这儿，在伦敦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。他们，就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。

噢，你们好啊！

不堪设想。不，应该是难以想象：不到五分钟前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了爸爸，只有寥寥数语，但这不重要：我和爷爷波特曼是一类人，我是异能生灵。他们不会理解，但至少他们知道了真相。这让我的离开少了一点背叛亲情的感觉。我耳边又回响起爸爸恳求我回家的声音。当我们跌跌撞撞地奔向那道光，我在努力克制一种可耻的冲动，我想甩开艾玛的手，不顾一切地跑过去——我想摆脱这令人窒息的黑暗；我想找到父母，乞求他们原谅；我想钻进酒店干净暖和的被窝里，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。

但最不可思议的是，我永远也做不到：我爱艾玛，正如我对她所说的那样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抛下她。这并非出于高尚、勇敢或骑士精神，那都不是我。我只是害怕，如果把她丢了，我的心也碎了。